

人物传记

《芬妮·克罗斯比小传》

第九章、继续为主作工

一八七五年，芬妮·克罗斯比已是五十五岁，在她居住的纽约市，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美国大布道家慕迪（Dwight Lyman Moody）和领诗的孙盖（Ira ODavid Sankey）到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Brooklyn）主持传福音聚会。

同年十月二十四日，当慕迪站上讲台时，布鲁克林区的溜冰场挤满了七千人听他讲道，另有两万人不得其门而入。

一八七六年二月，慕迪和孙盖又重返纽约，这次是在竞赛场（The Hippodrome）传福音。芬妮·克罗斯比曾参加了这些大型的传福音聚会。孙盖领诗时，福音诗歌产生了惊人果效，这情况使芬妮·克罗斯比印象深刻。特别是一千人组成的诗班唱出福音诗歌时融化了不少不信者刚硬的心。

一八七六年慕迪在纽约布道期间，芬妮·克罗斯比被人介绍，认识了慕迪和孙盖。慕迪和孙盖曾在布道会上采用过她的诗歌，如今既然认识了，就要求她提供更多的、新的传福音短诗，来应付福音事工上新的需要。

美国各地许多小型聚会开始邀请她去讲道。她讲道时语气亲切、简朴、直接，正像她所写的诗那样感人肺腑。很快地，她成为美国最活跃的传道人之一。

一八七七年，芬妮·克罗斯比又认识了一位基督徒作曲家史特宾斯（George Coles Stebbins）。史特宾斯是一位布道家本底告斯（George Pentecost）的搭档，为本底告斯的布道会领诗。芬妮·克罗斯比作词，史特宾斯作曲的诗歌很多。著名的《救我恩典》（Saved by Grace）即是其中

之一首

一、有日银链将要折断，我就不再如此歌唱；

但我醒来何等喜欢，竟然得以面见我王。

副歌

我要看见 他面对面，我要述说 救我恩典；

我要看见 他面对面，我要述说 救我恩典。

二、有日地上帐棚倾覆 我也不知是在何年；

但我确知有个住处，为我预备在主那边。

三、有日斜阳就要西沉，地上工作从此完毕；

得主称许“忠心仆人”，我要进入永远安息。

四、有日，所以我要准备，把灯剔亮，儆醒守待；

有日主来召我归回，我魂就要飞投主怀。

芬妮·克罗斯比和史特宾斯合作的圣诗中，被世界各地吟诵的另一首出名诗歌是《耶稣今日召你》（Jesus is Calling）。即宣道出版社编的《生命圣诗》第一百九十三首。

有一天，芬妮·克罗斯比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德国镇（Germantown），到一位著名作曲家哥柏特利克（William James Kirkpatrick）的家里作客。一些敬虔的基督徒谈及世俗生活的短暂和浮华。芬妮·克罗斯比沉思了一阵，感叹说，世上的事物，表面上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很快地，我们对它们会越来越感到疲倦。

哥柏特利克教授有感而言，说，好，我们永远不会疲倦不唱这首旧诗章。

芬妮·克罗斯比好像触了电似的，突然大声喊出，那么下一句怎样下去呢？

在座的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她的意思，她自己接看说：“荣耀归神，阿利路亚！”陈则信弟兄把这首《我们不会疲倦》（We Are Never Never Weary）的圣诗编为《诗歌》第一百七十九首，全首诗歌共四节。为这首诗歌作曲的正是该天芬妮·克罗斯比的主人哥柏特利克。

一、我们不会疲倦不唱这首旧诗章，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我们声浪依旧，信心比前更坚强，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副歌

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

因为前途更光明，我们魂乐似飞翔，

不久我们到天上，就要朝见我君王，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二、我们浸沉在那救赎大爱极乐中，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我们心中乐极有如插翅上高空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三、我们所去之地乃是精金所建造，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那里，我可面见我王所有的光辉，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四、那里，我们要藉新诗喊出救赎恩，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那里，我们要同众圣拥挤耶稣身，

荣耀归神，阿利路亚！

芬妮·克罗斯比每一首诗歌，从出版商只收到一元或二元美金。不管这首诗歌如何流行，果效如何突出，其利益统归作曲家或出版商。许多人为她抱不平，认为她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劝她向出版商要求更高的酬劳。但她感到，她是帮朋友的忙！更重要的，她是在事奉神。她的最大的酬报，乃是更多的灵魂因着这些诗歌归向了神。这些灵魂才是无价之宝。

实在很难评估芬妮·克罗斯比在诗歌方面作出的贡献和成就。《安稳在耶稣的手臂里》被翻译成二百多种的语文。孙盖作见证说，当慕迪到英国布道的时候，孙盖所领的诗歌中，非常有果效的和十分感动人的几首诗歌中，有一首即是芬妮·克罗斯比创作的《有福的确据》（Bessed Assurance）。这首圣诗，香港道声出版社将之编为《颂主圣诗》第三百六十七首。这首诗共有三节：

一、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

我今得先尝，天堂的荣耀！

为父神后嗣，已得救赎，

从圣灵得生宝血洗净。

副歌

这是我故事，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这是我故事，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二、完全顺服主，快乐无比，

天堂的荣耀，显在我心里；，

天使带信息，由天降临，

传报主怜悯，述说主爱。

三、完全顺服主，万事安宁，

我在救主里，喜乐满心怀；

时刻仰望主，儆醒等待，

满得主恩惠，浸于主爱。

不过，在慕迪带领的所有英国布道会，首屈一指的诗歌。却是《莫把我漏掉》。这首诗歌也被翻成多国文字。美国纽约一位浸信会牧师达金博士（Dr. E. I. Dakin）认为，没有一首福音诗歌，像《莫把我漏掉》带领那么多人信主得救。

一八八〇年，当芬妮·克罗斯比已是六旬，她在主面前有一个心志，就是希望她所作的诗歌，能感动多达百万人来接受主耶稣。当她听到有人因唱她创作的诗歌信主得救的时候，她是何等的喜乐。她说，当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不是存心想要夸耀自己，乃是觉得神恩待我，竟让我在拯救人灵魂的事工上有份。

一八九〇年三月，芬妮·克罗斯比已达七十高龄，这时候她已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名诗人。那一个月，慕迪适好到纽约主持聚会。这一次领诗的不再是孙盖。孙盖虽然仅是五十岁，他那金嗓子已是沙哑，不能再担任领诗重任，代替孙盖的是唱男高音的史特宾斯（曾为芬妮·克罗斯比的《救我恩典》作曲）。

当慕迪站在大理石学院教堂（Marble Collegiate Church）要开始聚会的时候，芬妮·克罗斯比走了进来，却找不到座位。正当芬妮·克罗斯比要走出教堂的时候，被慕迪的儿子小慕迪（William Revell Moody）看到，小慕迪就上前告诉她有一个空位。结果小慕迪把芬妮·克罗斯比一路领上讲台上的空位。芬妮·克罗斯比找到座位的时候，全体会众正在歌唱她创作的诗歌《有福的确据》，慕迪站起大声说，感谢主，作这首诗歌的女诗人来到我们中间。从这件事情，看出年老的芬妮·克罗斯比，在美国公众——包括杰出的布道家慕迪——心目中的份量。

慕迪非常敬爱芬妮·克罗斯比这位老姊妹。一八九六年，慕迪到纽约传福音的时候，几乎每一次聚会都唱《救我恩典》曾有一次，在晚上聚会的时候，前后唱了三次《救我恩典》。当慕迪反复唱着诗歌的时候，眼泪流在他的两颊上。

老年的芬妮·克罗斯比由于创作不多，收入锐减，一年的收入，不足四百美元。她从不贪心不奢求，她

是接受每首歌词的创作费为二美元的低微酬报。后来慕迪向出版商建议，改为付给她每周八美元的固定薪水，好使她每年有四百一十六美元的固定收入。这样，即使芬妮·克罗斯比在年迈力衰时，无法写书诗词，也不至于毫无收入。

一九〇〇年，当她八十岁时，她在北田（Northfield）慕迪住宅的门坎前，跌了一跤，受到损伤。她回纽约时，又心脏病发作。当她康复时，她仍然不顾一切，到处奔波，为主作见证。许多人因着她的信息得着供应。在她老迈时，她仍继续不断地讲道传福音，有时一天讲道三次，每次聚会的人数往往超过三千人。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时芬妮·克罗斯比八十三岁，她被邀请往美国马塞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林城（Lynn）的男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作见证。

芬妮·克罗斯比述说她在三十四年前——一八六九年——在辛辛纳提创作《抢救灭亡人》的过程。会后，许多青年人争先恐后地与她握手。内中有一中年人情绪波动，他令人惊奇地突然对芬妮·克罗斯比说，我就是三十四年前被你带出歧路而得救的那小孩子。从那天开始，我一直过着基督徒的敬虔生活。他又说，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在地上再相晤，但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天上相聚。这中年人没有留下名字，但是芬妮·克罗斯比深受感动，这件事给她很大的鼓励。

一九〇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芬妮·克罗斯比已满八十五岁。纽约市一些教牧人员，决定在二十六日那一天，各教堂庆祝她。在二十六日那一天，各教堂都点唱她的诗歌，来向这位德高望重的盲眼女诗人致敬。几乎每一个讲道的人都述说她的生活行为，作为基督徒效法的榜样。